

春花

押根成

道岔，铁的，爱生锈。谁保养？当然是扳道员，岗位责任制里写得明明白白。西安火车站的司春花，就是扳道的，跟《红灯记》里的李玉和干的是同一个差事。戏里没提李玉和擦道岔，但她得擦，用铁铲刮，条帚扫，棉纱擦，砂布磨，再膏油，换句行话就是一刮二扫三擦四磨五膏油。跟别人不同的是，她擦得勤。

咋勤？就是随脏随擦，象勤快的妈妈给婴孩换尿布。

编组场的车多，道岔一天难得几分钟空闲，根本没有很集中的时间让你擦。往往这边你刚刚拿起棉纱工具，那边调车计划也就送来啦；也许你刚蹲下身子还没来得及掏家什，调车机就鸣笛要道，逼着你先扳道。赤日炎炎的盛夏，道岔热得烫手，编组场亚赛烙饼铛。有人带了个寒暑表一试，嗨，水银柱直窜到59度！一块滑床板擦下来，手指头

肚都会灼出热泡。大雪纷飞的严冬，道岔比冰棍还凉……，司春花胖，就半蹲半跪着擦，笨鸟先飞，比别人多蹲几回。要变天啦，先擦一遍多膏些油，雨雪过后再细擦。调机转场时，赶紧擦；手磨烂啦，布包住擦；接班先擦，临下班还擦。人长在场地上，任汗流，任雨浇，任风吹……

红旗属于最辛劳的人，她得了到了。

有人夸好，也有人

说那道岔好保养。她听后都报以淡淡的一笑。

她开始保养扳道员们公认最难保养的330号道岔啦：上班时略有空闲，她就擦那道岔，休班时她也搭进了不少时间。

保养道岔最难的活是用砂布磨，打磨滑床板既费力又费时。

沙沙沙，金刚砂布与滑床板上的摩擦声在她的道岔上今伏明起，千百次地响着，如蚕吃桑叶……

时间似流水般逝去，一块、两块……十

八块锈滑床板全变白变亮了，映着蓝天白云，也映着司春花那油污的双手和汗津津的脸。

她又得了红旗，偏有人说她是为了五块奖金。

三伏，卖半天冰棍就能挣张大团结；

三九，销一筐水果赚20元和玩一样……

哪一样不比苦干一月拿5元奖金多？

跳出钱眼，道岔该咋保养还咋保养。

有一回，她的脚被玻璃割伤，缝合后医生要她休息。她哪歇得住！“还得擦道岔，就是个哑巴孩子也不能半月二十天不给他吃喝！”她端着假条坚持上班，保养的道岔当月又夺回了红旗。

这个可敬的女性，当扳道员八年，八年满勤，扳道3万余次无差错。她象春花一样平凡，也像春花一样为编组站增光添彩。



本报与商洛工商银行办



搬道工司春花

摄影 焦斌

杜甫的月下乡情诗

刘隆有

月下乡情，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。大诗人杜甫在这方面也留下了不朽之作。他一生颠沛流离，终至客死他乡，在他的诗中，常常用近乎史家的纪实之笔，写出自己望月思乡的具体心态和历史背景，读来真实感人。

唐肃宗乾元二年（759），史思明复反，杜甫客居西北秦州，他的三个弟弟则远在东方，为战乱所阻，均不得归故乡团聚，书信也不通，生死难知。杜甫在这年秋天写的《月夜忆舍弟》诗中，真实地记下了这种痛苦：“戍鼓断人行，边秋一雁声。露下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！寄书长不达，况乃未休兵。”沉痛的诗句，不仅表现出诗人自己一人之苦，一家之苦，而且反映出整个时代之苦，人民之苦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，诗人吟出了“月是故乡明”这千秋传诵的咏月第一名句。

“月是故乡明”，遭受离乱之苦愈沉重的人，愈体会到故乡的可爱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愈深。

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杜甫的月下乡情，并不只是由于离乱之苦而生，那是与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并存的。唐代宗广德二年（764），杜甫被剑南节度使严武荐为参谋、检校工部员外郎，政治上略有一席之地。而在此前，他于成都浣花溪畔已修了一座草堂，营药圃，种芋栗，生活也颇安定。自安史乱起，十年来，这怕要算略略惬意之时，但他那苦涩的乡情，依然在滴着血泪。他在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，值宿节度使府署，被一天月色，引起无限乡情，彻夜不眠，吟成《宿府》一诗：“清秋幕府井梧寒，独宿江城蜡炬残。永夜角声悲自语，中天月色好谁看？风尘荏苒音书绝，关塞萧条行路难。已忍伶俜十年事，强移栖息一枝安。”对故乡和亲人的千种思，万种念，都在这“中天月色好谁看”七个字中迸溅出来。

唐代宗大历四年（769），杜甫流落在岳州一带的江汉流域，日日舟居水上，老病缠身，生活极苦，思乡之心更苦。他在一首题为《江汉》的诗中，记下了这种心迹：“江汉思归客，乾坤一腐儒。片云天共远，永夜月同孤……”时时思归，到老不能归，他感叹自己无能，不过一无用的读书人而已！但他思乡之心不减，“永夜月同孤”，整夜里，他都在望月思乡呵！他就带着这浓重的月下乡情，于第二年病死船上，和他那轮故乡的孤月永远作伴去了。



名利各收

贺惠群

曲明印象

周夫

从外表看，曲明是个腼腆的小伙子，腼腆得有点儿象个姑娘。你要是不问他的话，他总是不开口。

可就是这么个老实人，他已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过小说等作品四十余篇，还被吸收为咸阳市作家协会的会员。早在1983年，他发表的小说《金色的葫芦》就在陕西日报获奖，并且由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配评论作过专题广播。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：这么一个腼腆的小伙子，一个小镇农机

工厂的工人，怎么会做出这些成绩来？

1975年，他17岁参了军，一有空闲就写稿，居然让首长看上了，调他去搞专业，专写战士演出的小话剧，创作成了他的任务。这一下可苦了他，他写不出来就哭。苦苦地写，苦苦地练，居然有的上演了，又居然还有三个节目获得南疆军分区的会演奖。他有点得意。

1978年，他复员到泾阳县永乐店镇的陕西齿轮厂，到处投稿，却屡投不中，他不服气。

1983年，《陕西工人报》举办《开拓者》文学征文，曲明也寄了稿子，却一直不见刊登出来，也不见回信，便伙同他们自己组织的文学社的常新民一起“开”到陕西工人报社来兴问师之罪。一进办公室，这个年仅25岁的小青年曲明，头一句话就问编辑：

“你们这里投稿，是不是非得送礼给编辑才能见报？”

听了这样的责问，编辑怎么不恼火？回答说：“可能吧。”一句话，反把曲明和常新民两人说愣了，一时无话可对，站在那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半晌，编辑又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爱人

——写在“三·八”妇女节的时候

金天

若把她称作爱人，实在名不符实。其一，过了不惑之年的妻子，还是称作老婆好些；其二，一个农家妇女，文化不高，土里土气的，也不值得称作“爱人”。但是，我的确爱她，而且深深地爱着。

过了二十多年的夫妻生活，就是在两间房子里的农家小院里，过着孤独而艰难的日子。我很少给她温暖，也无法承担理应由我承担的责任，事无大小，活不管轻重，她只好一古脑儿担负起来。只有在农忙季节我才能和她同舟共济地“奋斗”一阵子。至于庄稼是怎么长成的，孩子是怎么调养的，也只好去由她“独断专行”了。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，父亲也早已作古，且喜母亲尚健在。每当两个孩子亲热地称我作爸爸时，每当母亲苍老的脸颊上露出和蔼的笑容时，每当她把热气腾腾的家乡饭送到我的手中时，我的心里便充满了对妻子的崇敬和爱戴。因为有了她，才有我这三代人的幸福和睦，才有了我的放心，才有了我工作中的成绩。当然，有时我们也过着矛盾的日

曲明说：“我们寄来的稿子，两个月了，一直没有消息，不退，也不登。”

编辑便给他们一堆处理过的稿子，让他们自己查去。查来查去，两人的稿子都不在其中。

编辑这才问他们稿件的名字，一说，原来两人的稿子全都早就编好留用了，因为征文来稿太多，一时版面不足，积压在那里。

这就是曲明。

作者采访曲明的时候，问他：“你对文学的追求是什么？”

曲明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没有认真读过理论书，我说不清。过去，我喜欢刘索拉他们的小说，节奏快，跳跃性强，又有一种朦胧感。但现在变了。我觉得，要想写出真正厚实的、反映我们自己民族的作品来，还是现实主义的手法好。这一生，我要能真正写出一篇有分量的东西，写出一个真正的有典型意义的、复杂的中国人来，我就满足了。”

我知道他读过的书不少。他每搬一次家，无论是在乾县，在永乐店，在泾阳，他总是很快就和书店的人成了朋友，一有空就钻进书店里去读书。他是想弥补小时候没有能够认真地读一点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课吧？

他说，他写作很辛苦，除了礼拜天，只能晚上写。家里只有一间房一张书桌，总得等妻子、儿子都睡下了，才能伏案。常常在十一点、十二点之后，常常一写就是半夜一夜。但就是这样，他还要一直写下去。

我知道。我们的许多工人作者们，他们又哪个不是只有一间房一张桌子呢？他们何尝不是夜半而作，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是照常要去上班工作呢？

但我想，正是这些辛勤耕耘的人，他们才会攀上追求的顶峰。我深信，只要曲明一直这样拼搏下去，他一定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的。

预祝他成功。



春风悄悄吹来了 张朝翔



腾飞（剪纸）高学敏